

尋芳挖寶： 來收集 「作家的第一本書」

My Collection of “The First Book”

| 那些「第一本書」
的誕生

| Something About
Writers' Debut



Text & Images by
應鳳凰

2016年，蒐集作家「第一本書」的《文學起步一〇一：一〇一位作家的第一本書》出版了，殊不知，評論家好友當頭澆一盆冷水：「爲什麼是『作家第一本書』，哪個作家沒有第一本書？」

世上作家，誰沒有第一本書？

該從我的「不務正業」說起。

5年前尚未自「臺灣文學研究所」教職退休，一本「有圖有文，談書的書」即將由印刻出版。校稿蒐圖雖忙到眼花，四散篇章終能成冊，自是興致高昂地樂在其中。這便是2016年上市的《文學起步一〇一》，副標題：「一〇一位作家的第一本書」。一書裡百家亮相，加上雙倍量封面書影，不說「質」如何，單說「量」，也需磨掉撰文者好幾年寶貴光陰。

不料出書之際，被一評論家好友當頭澆一盆冷水。他直捷問：「爲什麼是『作家第一本書』，哪個作家沒有第一本書？」

問得精彩。爲什麼以前沒想過這問題？見我語塞，誤認我不服，於是他進一步解釋：「這樣的書，請《文訊》主編找一群研究生分頭去寫，很快就能集合一冊出版。」說得真對。這一刻才恍然於行家兼好友對我的期許：學院中人本應出版學術論文，對自己多年來總是「不務正業」從心底感到慚愧。少女時代起即以逛舊書店爲樂。這份集書癖，成日泡書攤尋芳挖寶的壞毛病已非一朝一夕。而半輩子「尋書玩書」怪癖，年紀老大想改邪歸正已力不從心。最後乾脆玩物喪志，一路沉淪到底——如此耽溺無法自拔，即此書誕生的背景。

何謂「第一本書」？

雖然慚愧，並不後悔。反正戒不掉，樂得有堂皇理由，書攤、網路尋老書更是變本加厲。寫作過程其實吸取不少版本新知及第一手傳記材料，寓「寫」於樂，如魚得水。而「作家第一本書」蒐尋起來，並非想像中容易。固然每位作家都有第一本書，問題在：究竟哪一本是「第一本」。

你一定想：這有何難，按照時間順序，最早出版那本不就對了。事實不然。各種「初書」個案，花樣之多，超乎你想像。比如說，年輕作家自費印書，出書後不滿意即銷毀不認，堅持後來交出版社印的才算數。

其次是臺灣特殊歷史背景，很多「來臺作家」在中國大陸都出過書。有因戰火書稿遺失，不確定是否「被出版」：他聽說有人曾買到此書。另外的例子是，作家把在

- 1 《文學起步一〇一：一〇一位作家的第一本書》，2016年印刻出版。
- 2 林文月《澄輝集》，文星書店出版。
- 3 林海音第一本書《冬青樹》。
- 4 小民兩本《多兒的故事》、《紫色毛線衣》。
- 5 潘人木第一本書《如夢記》。

中國大陸出的第一本書，換過書名在臺重印修訂版——這該算第一本還是「按時間」排在第六本？此外，如歷經日據時代的本土跨語詩人，像是林亨泰、陳千武，他們「第一本書」分別有日文和中文，語文內容皆不相同。

「第一本書」定義困難還有另一個面向。例如：翻譯書算不算？與他人合著算不算？當年博士論文算不算？你可以說：沒有正式出版自然不算。可是作家成名之後，修訂再印行上市，書名也變了——很多例子證明「最早作品」不一定是作家第一出版品。

且舉林文月第一本書為例。文壇上她兼具三重身分：既是散文作家、中文系教授學者、又是知名翻譯家，三方面都有亮麗成績。按時間順序，她出版的第一本書應是碩士論文《謝靈運及其詩》，1966年由臺大文學院出版，編在「臺大文史叢刊」第17號。但一般大眾認定的第一本，為1967年文星書店印行之《澄輝集》（古典詩詞初探）。實際上兩書皆她研究生時期作品，「文星版」部分篇章甚至取自碩論章節。年輕學者生涯第一本書即在主流出版社印行，足見她讀書歲月便是中文系傑出研究生。

但以上還不是她真正「最早出版品」。她讀大學時的「打工」不是去當家教，而是翻譯少年讀物。那時臺北「東方出版社」正編印名著叢書，她和同學一起加入翻譯改寫「世界偉人傳記叢書」行列。至今封面掛有「林文月改寫」之東方少年讀物有：《聖女貞德》（1960）、《南丁格兒》、《居禮夫人》（1961）等。彼時印量大，迄今網路上仍可低價買到這些二手書。

你的第一，不是我的第一，也不是他的第一

另舉散文家、兒童文學家「子敏」的例子。他曾說「書是作家的名片」；又說自己「陸續出版了三本第一本書」。

按他說法，「第一本書」在1957年出版，是一本與畫家配合的兒童讀物，全書文字加起來不到300字。第二本「第一本書」是1966年國語日報印行的《茶話》（第一集）。報紙「茶話」專欄三人輪流寫，封面自然印著三人名字：「洪炎秋、何凡、子敏」，這時子敏已出版32本兒童讀物。

直到1972年，純文學出版社印行獲獎連連經典散文集《小太陽》——方是作者以及讀眾認定的「子敏第一本書」。原來寫兒童讀物一向用「林良」本名，10集以上各《茶話》則只佔篇幅三分之一，都不算真正「子敏的書」。

既是「第一本書」自然「只有一本」。錯了，有女作家生產過「雙胞胎」。請看「小民」（本名劉長民，保真母親）的例子。

第一次出書，她把「作品剪貼簿」寄給遠在香港，正對外徵稿的道聲出版社。不久接到回信，不僅要出版，編輯還主動依內容分編成兩本。不難想像「雙胞胎」新書包裹寄到時，一家人何等興奮鼓舞——兩書是《紫色毛線衣》與《多兒的故事》

（1973），連書名都是編輯代取的。那「多兒」不是別人，乃小說《森林三部曲》作者，保真教授也。

「雙胞胎」之外，還有「三胞胎」。林雙不，早期筆名「碧竹」，早年創作力超級旺盛。1970年年初，他一邊準備考大學，一邊把13歲到18歲發表的一大堆剪報作品，自己整理成兩本散文集和一本小說集。他分別寫序，郵寄給大江、光啟、三民三家出版社。很幸運那年九月考進輔仁大學後，三本書就在開學之際分別出版。某日有讀者問起他「第一本書」，想請他簽名，這讓作家一時之間竟無法作答。

邁開終身寫作的步伐

作家生產第一本書，換個角度看，也是他們「踏進文學生涯的第一哩路」。如何及為何踏上寫作之路，既是「作家研究」好題目，也是觀察當時文學生態的好材料。例如日治結束不久的1950年代，臺灣文壇突然出現大批女作家，原因之一，便是中國大陸來臺女眷「會寫中文」的執筆優勢。其次，島嶼新環境物資艱困，主婦們在家寫文投稿，貼補家用。好些散文集如：林海音《冬青樹》（1955）、孟瑤《給女孩子的信》（1954）、艾雯《青春篇》（1951）等，不僅是她們第一本書，也是當時市場暢銷書。

同樣是「寫文賺稿費」，更快速直接之路是「應徵文學獎」。得獎出書開啟寫作之路的例子代代皆有。早期文壇閃亮之星是女作家「潘人木」，她第一本書《如夢記》（1951）是官辦文藝獎金「文獎會」首屆得獎小說。長篇《蓮漪表妹》（1952）再度獲獎，鉅額獎金羨煞多少文友。

本名「郭衣洞」的柏楊，兩年後也「中獎」了。初來島嶼窮愁潦倒，偶然撞見「文獎會」徵稿啟事，他埋頭苦寫悄悄寄出。得知獲獎那一刻，他驚喜發現，「原來自己是可以靠一枝筆活下去的」。他提供我們「第一本書對作家無比重要」的範例。柏楊獲獎早在戒嚴時期，解嚴之後，臺灣各縣市文學獎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。更多新世代文藝青年因獲獎而踏上寫作之路。是的，作家出版「第一本書」之後信心倍增，從此順利邁開終身寫作的步伐。



應鳳凰

臺北市人，在大稻埕長大。喜歡逛書店收集舊書，致力臺灣現代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。曾任教成大、臺北教大臺灣文學系。著有《文學起步一〇一：一〇一位作家的第一本書》、《畫說1950年代臺灣文學》、《臺灣文學花園》等。